

我慢慢地长大，明白一些道理后，父母亲常跟我讲过去难忘的经历，特别是上海“寄爷”一家人如何接纳异乡人，以及南街老街坊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那种热络和坦诚，并给予各种力所能及的帮助，使父母这一代人摆脱困境，远离流浪的感觉，找到了第二个故乡。



情事

倾诉与聆听，城市人的情感故事。请勿对号入座。

我难忘的一场情感经历

口述/程宁菲 文字整理:丁惠忠

●我出生在南街，小时候，街坊男女老少都叫我外来妹，到镇小学读四五年级时，他们不约而同地称呼我南街姑娘。一是我发育长了身材，长相与街上玩的当地小姑娘一样漂亮可爱；二是父母亲待人厚道，认可了我们一家子，被纳入了南街人。

南街，是我父亲、母亲打拼的地方，历经数十年春秋，立足异乡，依靠小镇，融入街坊，成为当地人。小镇的每一次变迁，也是人在发生变化。老街北移，遂成热闹的新市镇。从此，老街有些冷清，却不显萧条，被人称作南街。南街居住的老街坊很多搬走了，空出老房子租给外来创业或务工者，各色小商店星星点点码在狭窄的街道两边，小店铺之间有几家奢侈的美甲店，皮包店，也有发廊、足浴店，以及面店、小饭馆，表面上看铺子挤挤挨挨，但大多生意平平，好在像我父亲这样的小老板，并不抱发大财的心思，守着店铺，谋一日三餐，时日久了，南街溢出的烟火气，以及天长日久生出丝丝缕缕的联结，再加上门面租金便宜，舍不得离开，就一直坚守。

父亲经常提起二十多年前的事，说我出生的时候，现在的“穷人街”南街，是富庶之地，来此开铺子做生意的外来户，付出辛劳，凭一技之长站稳脚跟。在计划生育的政策下，本地几乎家家都是独生子女，外省年轻人在南街结婚，也得遵循当时政策。

我就是南街的独生女，记得六岁时，随父母亲第一次回甘肃山区老家，亲戚来看我们一家人，故意在屋里寻来寻去，夸张问道：就带来闺女，怎么儿子没有带回？母亲尴尬地把我搂入怀里，随后粲然一笑，对亲戚说，我家就一个上海宝贝！

奶奶装作没听见亲戚的絮叨，反而客气地招呼一大群小孩，介绍这四个娃是谁家的，那三个娃又是谁家的，可能嫌我家孩子少，也许是我理解错了。但是，我目睹这些娃个个穿戴破破烂烂，黑不溜秋，一副山乡孩子的模样。大伯父跟着说的一句话，我至今还有印象，他说小侄女是上海小囡，小衣小裤高级，人最漂亮，一个顶仨，将来肯定最有出息。

老家那时真穷，一面是寒冷的青藏高原，一面是寸草不生的戈壁沙漠，但我的爷爷、奶奶等长辈偏偏居住在那里。我老家那个村子里，有红色的岩石，黄色的沙子，幽深的嘉峪关讨赖河大峡谷，这个地方降雨量少，很难种出好庄稼，即便种出一些小麦等农作物，想进趟城卖点钱，花在路上的时间和盘缠，还不如不卖呢，净赔钱。大伯父跟我父亲说，小弟，你的眼光看得准，当初年纪轻轻离开家人，虽是一种无奈，但选择本身没有错，老父亲不会怪你的。

我知道大伯父说的意思，因为我父亲刚满十八岁，独自出远门打工。在火车上，与几个家乡年轻人碰到一起，聊起去哪里落脚能找到一份吃饱饭的工作。父亲其实并没有明确的方向，想过转几趟车，花完出门时凑的一点钱，就下车，哪怕捡废品对付一阵子，只要不饿肚子就行。那几位结伴寻事做的老乡，有的说先去广东碰碰运气，有的说海南名气响，可以跑岛上试试。有两位姑娘认为，广东好一点，工厂多，找工作容易。最终，他们寻梦第一步，踏上珠江三角洲惠州的土地。其中一位姑娘叫宁青兰，长得白净，细眉大眼，未说先笑，惹人喜爱，多年后成了我的母亲。

我的父亲和他的伙伴们，很顺利地找到一家沙发厂工作。这家外资企业有六百多员工，都是内地来的年轻人，写字楼白领也是全国各地南下打工人群，所不同的是他们有学历，管理能力强，工资高，福利待遇好。父亲这些伙伴，没学历，没经验，工资不高，但有吃、住的地方，对这群大山里的青年来说，已经感到很满意。在这家工厂工作一段时间，有几位发现与自己的梦想太不一致，活累，工资又少，第二年就跳槽了。父亲和宁青兰始终没有挪窝，不怕吃苦流汗，在山里的童年、少年时期，有时饿得前胸贴后背呢。

●父亲有一副大块头身板，敦实，干活不惜力气，工友之间从不计较，分内活快干，分外活揽着干，车间流水线到处闪着他的身影，一线女工成了辅助，省掉她们不少力，都说父亲是一头能吃苦耐劳的牛。父亲憨厚地笑笑，说句：我是男人！父亲这种纯朴、认真、有担当的秉性，很受上海来的总经理赏识，敬父亲是一位大山里闯荡江湖的汉子，让人事部门调整父亲的工作，被安排当了车间副班长。

第四年年初，工厂发生两件事。总经理在上海原单位停薪留职，南下寻找发展机会，应聘任职，眼看期限届满，不舍上海那份工作，再加上身体过劳出了些状况，向香港老板提出辞职，要回上海。临走时，总经理给我的父亲留下老家地址，嘱咐父亲，将来如去上海打工，可以找他。而此时，父亲的老家发来电报，告知爷爷病危。那时父亲与宁青兰谈了恋爱，请假独自回去探望爷爷，是可以的，但他不放心宁青兰。正在内心纠结时，宁青兰毕竟是女性，心思缜密，她看出了父亲的担忧，她说两人干脆一起辞职，离家这么久没有回去过，心里挺想家里人，打工嘛，以后可以再出来，正好把两人的事公开，双方家长见见面，婚事办妥，让你爷爷开开心心，说不定老人家一高兴病就好了呢。

从惠州回老家近3500公里，路上耗的时间很长，我的爷爷病情恶化，撒手人寰，没有等到他的三儿子。父亲没见上爷爷最后一面，后悔至今。待爷爷的后事办完，父亲把与宁青兰的事告诉奶奶，大伯父一家、二伯父一家

和姑妈都觉得这是一件好事，假如这门婚事定下来，可以告慰爷爷的在天之灵。

于是男方主动找媒人，拜托去女方家做媒。宁青兰是外乡村庄的，她的家与父亲隔开一二十里地，在我们大山里这点路不算远，简直称得上是邻里关系呀。奶奶及家里人认定这事一点问题都没有，两年轻人在一起工作已经三年，只要媒人嘴皮子动动，好事就成了。媒人一去一回没耽搁片刻工夫，跑回父亲家拉过一张缺把手的椅子，一屁股落座，抓几绺打卷的长头发扭来扭去，迟迟不开口。奶奶一看媒人无精打采的样子，觉得苗头不对。奶奶说，他婶，女方啥意思呀，没找见人？媒人喝过一口茶水，迟缓地说，姑娘家父母不同意，别的不说，就说咱男方房没一间，将老娘赶山谷喂狼去，也凑不出两间做饭、摆床的地方。小姑娘当场就与父母吵起来，说，这人能吃苦，会疼人，连单位老总都看得起他，房子过几年造两间，肯定会造得起。小姑娘父母却另有算计，早就悄悄地托人介绍，凭女儿俊俏外貌，聪慧明事，嫁个城里男人，跳出大山，不希望女儿过父辈那样的日子。

大概僵持了半年，父亲与宁青兰商量，分别与家里挑明，恋爱不淡了，还是出去打工赚钱稳妥，一个说要赚嫁妆钱，一个说要赚造房子、娶老婆的钱。家里人想，与其在山里傻呆吃不饱饭，还不如趁年轻离乡见世面，又能赚钱，多好的事呀，各自家长就不多管了。私底下，父亲与处对象的宁青兰打定主意，如果家长不同意他们出门，就私奔，打工仅仅是两人的借口。放在现在哪还有这样的事，用得着私奔吗？所以，我相信父亲所处那个时代，面对命运，对贫穷的抵制和金钱的欲望，更强烈，看重物质的一面更多一些。

父亲带着宁青兰没有再去惠州，而是到上海寻找那位老总。那时上海开发浦东的声势传遍全国，父亲与宁青兰认为大上海不比任何地方差，浦东开发带动各行各业，就算打工、扫马路、收废品、工地搬砖头，赚钱机会肯定很多。原先在惠州结识的这位上海老总，也刚三十开外年纪，热情接待曾经南下寻梦时的两位手下员工，带去老家东滩镇，帮助他们在南街租下房子，叮嘱他们发挥专长，鼓励自主创业。这时，父亲和宁青兰改口叫老总是孙哥，并表示此生能遇到上海贵人，是最大的幸运。父亲觉得孙哥看得远，想得深，悄然间似打开了一道闸门，点燃了他心中一股奋勇当先的洪流。

父亲得到孙哥的指点，乡村早先干个体户、打零工、搞养殖的一群人，积攒了一点钱，第一件事就想改善居住条件，开始造楼房。楼房造完，钱袋子空了，置办不起全套组合式家具。若有一张三人沙发，几张单人沙发，住客堂间一摆，那样子才配得上楼房嘛。如去家具店购买，花一大笔钱，手头紧，有点为难。父亲和宁青兰会做沙发，听了孙哥的意见，跑村庄定制沙发，收工钱，只是商店卖的一半价。父亲安装了一辆板车，采购原材料，钱不够，孙哥二话

不说，凑足钱先让父亲用。

父亲接的第一单沙发生意，还是孙哥帮忙联系的。第一家定制沙发的客户，几乎每天不断来看，讲的本地话一句听不懂，但那个意思大致明白：专业呀，比商店卖得还要好。南方沙发大厂出来的人，不简单，工钱合情合理。这些佳话，经村庄百姓口口相传，沙发生意十分红火。

每天鸡叫，父亲、宁青兰两人拉板车出门，收工回到南街，有时是半夜。有些人家子女要结婚，必须夜里加班赶工，累得骨头格格响。人是辛苦啊，365天没一日休息，单孙哥朋友家的那个村庄，整整做了小半年。不过伙食挺好，一日三餐，外加一包烟，都是吃当家的。沙发制作完工，工钱从不拖欠，钱积攒快，比在惠州打工强多了，孙哥出的创业思路，算是走对了。

●1993年，我在南街出生了，父亲程瑜杰，母亲宁青兰，给我起名程宁菲。父母亲的引路人孙哥，按当地人“攀干亲”的叫法，我叫父亲的孙哥“寄爷”，而孙哥的爱人和五六岁的女儿，我分别叫“寄娘”和姐姐，至于姐姐的爷爷奶奶、外公外婆等亲戚，我是跟着姐姐一起叫。真正到我会说话时，父亲、母亲已经学会当地方言，我从小也是一口本地话。

我慢慢地长大，明白一些道理后，父母亲常跟我讲过去难忘的经历，特别是上海“寄爷”一家人如何接纳异乡人，以及南街老街坊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那种热络和坦诚，并给予各种力所能及的帮助，使父母这一代人摆脱困境，远离流浪的感觉，找到了第二个故乡。我从父母亲生哪是根，活哪是命的感恩中，体会出将来怎样走好自己的人生路。

我的父亲、母亲，是第一批离开山区来东滩镇南街的，从走街穿巷、跑乡寻村做沙发打下创业基础，如今已人到中年，早生白发，勤俭持家，为我这个南街女儿铺垫前程付出了全部青春。母亲现在开一家茶叶店，兼营日用百货和竹器家具制品，在南街扎根三十年。我时常想，拿什么来报答父母恩、故乡情？南街是我生命的摇篮，此生的故乡，我唯一能做到的就是读好书，从南街考进区重点高中，并顺利考入上海师范大学，目前在虹口区一所中学当语文老师。

有时逢周末，在上海一家集团公司担任副总的“寄爷”，经常要回老家看望家人，开车顺便弯到学校带我一起回南街。南街朝北的新市镇，我父亲早在那里购买了一套商品房，一家三口多年前就把户口迁至东滩镇，成了名副其实的南街人，我们也见证了上海城乡一体化发展，我这个被老家大伯父称为上海小囡的南街姑娘，过上了真正意义上的幸福生活。

我想精彩的人生，都是奋斗出来的，心中有爱，更是不能忘记的。哪里有爱，哪里就会有美好的人生。